二樓紀略

二樓紀畧 卷二

襄平佟賦偉青上

古今輿圖維 皇朝統御出尚書禹貢周官職方之外寧雖一[illegible]而上應星野下蕃民族踐土食毛以沐浴太平之化者固無殊也疆域攸分累朝更易不遑縷述但立乎昭代以溯其近者葢宣州改稱寧國府始宋孝宗乾道二年以孝宗紹興三十年立爲皇子嘗授寧國軍節度使故也其統縣凡六卽今宣城以下六縣自南唐李氏昇元元年始

宋因之宣城漢縣時有宛陵陵陽南陵梁縣在漢為春穀涇漢縣寧國三國吳縣在府未稱寧國之前旌德唐縣析太平之麻城鄉置唐書無載不可考太平唐縣[illegible]新唐書云析宣城當塗置寧國則似非始於吳而當塗去寧國亦遠恐有誤唐白樂天詩土控吳兼越州連歙與池此兩言若分界堠也

地理志凡郡治在縣者先書漢武帝元封二年改鄣郡秦郡名為丹陽郡治宛陵今名寧國為宛陵本此故領縣十七而宛陵居首志稱宣城治青弋江然今無左驗可據至後漢丹陽郡治如故而省宣城地入宛陵晉武帝平吳徙丹陽郡治建業而别置宣城郡復析宛陵宣城為

二縣陳置南豫州尋改宣州隋開皇至大業或稱州或復稱耙唐自武德稱州天寶復稱耙乾元復稱州大順始改寧國軍宋開寶八年復稱宣州開寶末以廣德蕪湖繁昌來隸太平興國二年以蕪湖繁昌隸當是置太平州廣德別置軍宣州仍統縣六蓋耙之四封遂自此定焉自餘沿革道州路府異名各縣之有置有廢與今隸鄰境者諸史僉列不具論

考耙城初築於晉內史桓彝附郭宣城時規制未宏梁

太守何遠增築之隋開皇中刺史王遇盡拓西北岡阜以爲城後世頼焉南唐刺史林仁肇復修新城宋建炎中秕守呂好問奉詔賜中都錢五十萬繕治之元明以還其間甃甓完繕不可悉稽也建炎二十三年宣州大水城幾没知州事張果抱民籍入水死之今有祠祀南陵涇太平舊無城其築於明嘉靖四十二年者南陵令鄌永春涇令陳廷芝太平令顧鎰而知府事則羅汝芳也羅公以講學倡化秕人傳頌之觀其城此三縣當時政事可知矣

惟寧國縣城本三國吳築宋南渡時增修元至正中白總管修旌德城亦嘉靖中知府沈志言知縣趙在創建夫人有浚官固門重閈而安居猶不忘所自始況於爲國藩籬功在百世又況於張公不惜以身丐民命者乎橋梁亘城隍者莫大於東門之鳳凰濟川遠則隋王公選始造福以濟民近則明袁公旭雖掇飫而惠後邦亦邦人之所勿諠也夫

范蔚宗仕終太子詹事故稱范詹事而作後漢書

則曰宣城太守南史本傳曄自吏部郎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衆家後漢書爲一代之作至於屈伸榮辱之際未嘗不致意焉宋余靖後漢書序云宣城太守范曄集諸家作以史考之是書成於宣城無疑也梁蕭琰在宣城有北僧南度惟賫一葫蘆中有漢書叙傳僧曰三輔耆老相傳以爲班固眞本其書多有異今者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形非隸非篆琰甚珍之何前後漢書似皆與此地有文字因緣亦足以資好事者之談藪矣

唐宋人有詩文名後世而嘗官斯土者畧舉之如李習之辟觀察使盧坦幕杜牧之以沈傳師辟爲判官司空表聖亦來爲幕涇令李善即弘文館學士注文選者也南唐徐鉉判宣州有修涇縣文廟記徐鍇書疊嶂樓西有堂宋初榜曰宣城通判徐鉉篆書天聖中江嗣宗更名原獝其後則沈存中以集賢學士知宣州黄山谷忤宰相趙挺之以編修任此州張文潛由潤州徙任孫莘老嘗知太平汪彥章由符璽郎爲宣州通判若柳子厚之父鎮

由太常博士爲宣令昌黎志子厚墓叙其父但言爲令江南觀子厚記李赤事在宣所聞者疑其從宦於此雖諸人有題咏記述見於䆁者亦有不少槩見者要其文采風流與山川相映發無疑也
夏希道太初爲繁昌令嘗興造縣治曾南豐爲之記其學記則王荆公文也先是嘗監酒稅於宣州矣榷酤之外其奚與焉夫太初能致此二公之文豈俗吏也哉士非得位固無以行其志耳
漢䆁守有幕屬諸曹而外文學經師皆在焉余聞

往者張菊水孝廉以縣令謫任昔之所稱參軍也
愛其詩故錄出之　張羽皇移居陽坡逢寒食移居
廚未暖新爨食猶寒隨俗皆簪柳科頭獨挂冠踏
青憐草細倚樹惜花殘未是楊雄宅誰來載酒看
焦村驛古松　古驛對蒼松荒亭積翠重不蒙天子
顧敢望大夫封白日長疑雨陰風忽作龍莫隨凡木
看孤異是三冬
溫飛卿觀棋詩云閒對楸枰傾一壺黃花坪上幾
成盧他時謁帝銅龍水便賭宣城太守無蓋用宰
元保事元保善奕宋文帝景平初與賭戲勝補宣
城太守然元保爲郡有政體去後見思今載名宦

世或未盡知也先是劉式之爲宣城立吏民亾叛制能禽者賞位二階一人不禽者坐元保奏言亾叛之由皆出於窮迫今立殊制於事爲苦又尋此制施一邦而已若其是耶則應與天下爲一若其非耶不宜獨行一郡由是詔停

語曰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蓋山川之氣與生民之情蘊結勃鬱而剛柔淸濁所禀遂殊入則漸漬於父母昆弟出則薰染於親故師友感之自下者如此又重以爲政者威愛異施質文異尙雖賢

明長吏不能無所偏由是數者浸淫變化遂成風俗非一日也余自一行作吏見洛西之民淳朴而多喬野禾中之民秀惠而近浮華及來斯邦察其人情風土折以二者之中亦畧有可言焉宣城自古爲邦治所山水清勝六朝文物萃於首邑往往有江謝徐庾之餘風故其君子善吟其市人善謳雖闤闠之庭率張書畫春華秋實不無難兼而衣冠之族類安雅好禮舊志稱梅吳魏貢相業文章聲昭於時至明隆萬間益盛然雖膴仕纍不盈萬

今貧階極潑者亦多舉紬焉又稱士有四方民鮮百里之遊余所知士亦下帷編摩而已至[illegible]嗜鬬喜訟以荒階少靜詞爲未然者乃明成化初志萬曆志中已言懼憲章不輕犯有司在今更易治矣南陵東北地逶迤平遠民重去其鄉務耕織鮮商賈與宣同西南崇岡絕嶺居人櫛比至有不識城市者士族無閒城鄉及世胄寒畯盃閉戶倦遊謁恥奔競登朝列者率持風采鄉曲相尚一惟悃愊無華前朝各社大興之時陵人聲援絕不相

涉也今治經史工舉子業者日盛文風蒸變賓鄉先進之功若志稱縣當孔道馳傳旁午奸宄時發訟牒糾紛自當分別良莠審思風草之義此余十年所親涖一何其淳龎易服哉溼山川盤錯風氣較剛舊家多聚族村落貴土著故市絕浮商亦不願貫他籍時或任氣賢者憤公義不賢者昮私鬭覘所用之豈其剛之過耶丹崖翠巘淸流沘沘明時科第之多幾與宣埒講學亦相應和至今民間無少長禮讀書士皆加於人一等亦美俗也寧國

志稱厚重少文怵法畏吏自好者多慕儒術厲廉隅近益漸摩文教屢得雋弦誦之聲相聞其地環山爲封包有原隰力食樂生至若居廛列肆多客戶盎土著之民上本富而輕末業勢使然也旌德地狹山多田土磽确物產出諸邑下故富者商而貧者工往往散在京省市肆閒居積逼易以致富實管仲之論四民皆云安而不遷者是也其秀者業詩書文武科第與前朝相望矣或山谷廉悍風氣勁而好勝在善所以轉之耳太平邑介黃山山

峻峭少屈伏水出麻川不可回折其鍾於人也小人則好剛使氣君子多徑直自遂不為不義屈婦女以節烈著者尤不勝紀土瘠民淳冠蓋文繡之所不至今文風日新科名踵接殆其善變也合而論之寧俗貴男賤女女多輒不舉恬不少懲別有戒溺女文令臬憲朱公禁尤峻切特其市無筭黛婦人恥出閨門有足取者婚姻中下之家論財居喪受弔宴賓糜費無筭而泥堪輿家言浮厝親柩以待吉地至有百年不葬者忽罹水患漂流無歸開之祭先之禮豐

儉疏數多戾於古大較其所蔽也雖然轉移之道存乎其人夫素則易華華不可素璞則出雕雕安能璞寧穉猶古者山諸侯之國也淳悶渾樸之氣未盡散也生當　盛世耕食鑿飲優游太平進而求之示儉示禮以張以弛賢者倡化與穉人希風前哲長其善而救其失欲俗之盡美也不難矣

余聞前輩修身正家以化其鄉人如司馬溫公居家雜儀藍田呂氏鄉約朱子家禮近浦江義門鄭氏家儀講而行之鮮有不觀法者若適人木鐸之

貊令奉有

上諭十六條茀恐宣講之際或視爲有司具文又其數析演說多迂混不切余故於癸巳春悉取諸本鄉約與儒學官斟酌下意擇士之工文字善疏解者分編之務令明白切近如衣食皆知其可救饑寒如藥石皆知其可已疾痛上推

聖意下達輿情書成授梓名曰

聖諭解義行六邑令長以次須發蓋一書有一書之體此體宜質直者也每親涖四郊聚民會講十

年以來未嘗偶廢焉分編者爲梅嶺孫宏安姜本俊梅兆頤梅瑒成劉敬丁倬詹天挺李師韓湯銓尹凡十人皆秭邑博士弟子云

聖諭解義序

鄉約之設蓋即尙書遒人以木鐸徇於路而周禮小宰帥治官之義準古宜今則化趍於鄉懸書讀法莫此爲善我

皇上文武聖神德邁三五萬邦協和黎民於變矣嘗 親定十六條頒之海內奉以訓行凡備官師

罔敢弗祗厥事偉膺　簡命來守是邦始至見士
猾民愿可與語善所宜敦率以媚教化故特加意
鄉約既又校訂諸本其演說多迂蕪不切乃更示
以大意俾學官召諸生分輯成之反覆是正始授
之梓而以一言弁其端曰吾民幸生至治之世耕
鑿作息其亦知
皇上如天好生之仁乎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
行之後蚩蚩之氓繩之以禮則未之或知迨寘行
不顧身扞文網則雖欲自新其道無由此十六條

者皆憫其蒙昧而教之以遷善遠罪也故天體物
而不遺仁體事而咸在惟至仁無棄民愚夫愚婦
教之靡有不至而所以開導之者必率以易知易
能斯羣黎百姓可與徧德詩曰天之牖民如塤如
篪何其易也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謂不識不知
而順則也伏誦
聖諭自孝友睦婣任卹以及衣食農桑宏綱大要
極千萬言發揮有莫能悉今為民申講皆里諺方
言易以通曉又多指陳利病警發良心務令知循

分自盡仰體
聖天子曲成萬物之至意顧非言之難行之實難
吾民聞而思思則必行自是以往將善日長欲無
爲良民不可得也吾民聞而弗思弗思則必不能
行自是以往將惡日長欲無爲莠民不可得也吾
民惟各稟斯意而官師亦得藉手以報　朝廷其
庶乎至若以此爲具文簿書期會俗吏之所有事
而忽之則是教人不盡其誠非　偉之所敢出矣時
康熙五十二年二月初一日中憲大夫知江南寧

國府事加三級臣佟賦偉謹書

重修寧國縣志序

山川封域之氣運有推遷代謝必有鼓舞振興推遷代謝者數也鼓舞振興者人也大江以南諸星羅碁布而宛陵爲列郡之一宛屬邑凡六而寧又六屬之一葢始自三國吳在唐爲緊縣宋元明中縣　國朝因之雖曰地處偏隅土非上錯然其閒若星野若戶口若田賦若城郭關梁至若官師禮樂刑政若忠臣孝子名賢節義種種昭著不寧

惟是若今昔沿革治忽無一不經若金石鳥獸草
木蟲魚無一不產即古子男國而盛衰氣運未有
不關人事者余奉　命守宛亦越四載聽政採風
之餘切切然以修舉廢墜爲念而有先得我心者
是即寧幸陳君芷濱其人矣君三楚名下士少舉
於鄉來領茲邑不三年政以大成尤留心文教邑
故有志堊漏煩雜不無有待匯修君悉取先後事
蹟掌故考証之更定體例補其闕畧又延湖南王
君不石與邑之羣彥同參訂稿成以質余華實兼

收緐簡適安溗溗乎雅裁也哉夫㕔方之紀載太
史之採擇金匱石室所藏皆由天下郡國上之
皇朝輿圖出九州禹蹟外廣輪各數萬里大臣編
摩不泥成式必遵
聖裁即蕞爾彈丸之區靡所遺於條貫君爲時良
吏不沾沾簿書期會而用意於志乘俾往鏡來
傳信百世可謂知爲政之體矣且夫人事氣運之
盛在今日猶有可言者余嘗與賓僚眺吟北樓或
登敬亭絕巘把酒臨風極目四遠竊以生當　盛

代久道化成吾𣏌人衣冠文物之華耕鑿飲食之
樂皆可歌咏萃爲述作因指東南隅透迤近百里
許想見其巍巍矗矗者非泰山尖文脊峯諸勝乎
浩浩湯湯者非石湖潭落花溪諸奇乎爲墉爲堞
如砥如矢而縱横錯落中非吾寧民井疆宫室熙
熙攘攘鳴吠達於四境者乎君負才氣而不自用
忠信慈惠邑人懷之余叨守而値令如是亦與有
成事焉且意鼓舞振興寧地愈靈人愈傑風俗日
古樸淳龎將俾後之大書特書不一書文獻之徵

端自今始然則雖宰一邑苟明政體以推諸天下山川封域之大凡司土者皆當濬維其義若徒曰載筆而已豈余所以美陳君修志之意哉是爲序

寧國府學今在府治之南者明洪武初郡守黃公榮祖所徙正統中袁公旭拓之宋學故在城東卽今小東門外猶稱州學也崇寧時始徙城內後屢復屢徙至明而定乃志稱學在城東時人材科第最盛余考選舉表則徙學以來科第未嘗不盛不逮宋者吳魏兩丞相而已舊學有識松閣紹興初

相地者言百年後松影過御書閣當有魁天下者嘉定甲戌果得亞魁汪介（涇縣人州學）丁丑大魁吳潛（郎丞相許公）而涇宋志云涇之承流峯為府學案山府學初建形家謂案山高聳非他山比當有文士魁天下嘉定丁丑吳潛果狀元及第夫承流直其南乃今府學之地而宋州學在城東何府志與涇志殊耶翟子非熊（賜履）言至今形家猶言承流之秀值於前者為文峯不獨一處疑其移步換形皆有拱揖之勝秩秩斯干幽幽南山是其面勢不獨一

方爲然也余不善青烏家言勿菴梅先生仰觀俯察洞達淵濬爲余言書院廢士不知向學重以慨嘆又極論文昌臺爲府學巽位而地勢卑下前人創建具有濬心寧𥡴科名仕宦前此最盛海氛之擾宣城故家大族靡不仳㒓會修復文昌臺遂有取上第登樞要者今三十餘年又復圮矣余因其說亟新書院於文昌臺改建爲三重又植松城上以符讖松之舊然不欲祀文昌於此樓者將謀復龍首亭於天柱閣故址因爲之祠又欲增浮圖數

級使高出雲表而合其尖非與勿菴有齟齬也易名南樓以其在書院故須置官書數十種以便士之來就學者且按星經文昌蕊斗魁戴筐六星主文明記曰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自有乾象已然而世以謂東晉越嶲張氏肖像事之夫人神不雜糅柰何信道家之言萬一他日有緇黃竄處以司香火爲名則書院中二氏之徒託足焉非距詖放淫之旨也惟别祀一所與萬壽菴相次即令仍祀於南樓必無失古者禜祭之遺意無舍人事而倡

不經之祀以瀆神則善矣余嘗有書論其非且以尹侍郎文昌臺記其言可據依故著之此

施侍讀愚山先生己丑進士歷任分守江西參議後以博學鴻詞中制科宋人亦曰大科將歿官家園老梅四月忽花又適四枝人皆賦瑞梅詩亦不解當是何祥也時己未科五月殿試賜進士一甲及第者第二人孫編修如齋第三人茆編修一峯是秋召試辟薦五十人侍讀與高遺山檢討同入史館高公益起明經也於是咸以梅放爲四翰林之兆焉

是科南陵方庶常位齋以會試第三人與劉光祿
蘧菴以會魁得京秩蘧菴嗣試保和殿第一補垣
中而宣城梅中丞桐崖適從大寧令擢御史阮少
司空以壬戌會魁由庶常改御史涇則王次聖進
士乙丑南陵王呂崖　欽定會試第四人宣則詹
在周進士皆在此六七年間科第文章臺省奏議
至今罕有倫比言者以爲氣數寙蓄極而一發理
或然也施侍讀集有瑞梅詩余從公子孝虔得其
墨蹟云　巳未夏家園老梅作四花余適同孫子

立茆楚畹高既懷同官翰林里中梅淵公諸故人作瑞梅圖歌索和漫題其後金門客子苦棲遲故園梅發花幾枝花開不是梅花時青梅結子久垂垂園林此事亦罕見俄傳盛事爭稱美花枝人數適相符四子同時登翰苑主人愛閒不愛官可憐親舊滿堂歡繪圖作詩侈花瑞封題卷軸來長安老梅憔悴非奇樹餘花再發人何與偶然作異轉傷心當年吾叔高吟處時艱才盡徒咨嗟不待秋風便憶家三人年少予獨老剩有星星兩鬢華

科第在前明宣最盛考選舉志可見元家王錢至田鄧極其盛矣萬曆時復燈燈相續湯霍林賓尹乙未掄元出陶會稽之門其分校得元韓求仲至

今推爲湯宣城又與許子遜齊稱曰湯許自訂百
藝與睡菴許選衣被後進崇禎巳卯子秩斯斯祚
得南元自貢吏部欽元南畿後一人其殿試賜及
第者霍林以會元得第二前此沈修撰懋學第一
人舒編修弘志第三人後則楊編修昌祚第三人
他邑成進士者率亦項背相望余初欲蒐羅遺文
無間闤闠房行於在閣定待各名選外盡出篋中
故家所藏先世制義至在　國朝應運而與尤稱
盛焉并欲不限甲乙科與凡隱約未售者都爲一

集畧仿同文錄附載生平雖其散佚既久罣漏必多要之一大觀也刻書院課藝時與魯子亮儕細論及此未及爲徵書而亮儕就試白下余以吏事倥傯弗遑然嘗竊觀諸先輩爲名臣爲理學忠孝氣節治行著述其彪炳後世者自不乏也又奚待以制義傳哉

隆萬以後宣城著述之富莫過於梅禹金鼎祚吳福生伯與劉自我振三家詩文淵博體大思精者梅氏歷朝文紀孫朗三有賦紀八代詩乘吳氏宰相守令

合宙名臣奏議皆有用之書也劉氏明史本紀志表列傳百餘卷應聘修北工部志未上而明亡時范公景文推其熟於掌故云又如南陵方孝廉埜夫如岡成弘間人至今稱高隱有道而文者必曰泮湖先生歲寒亭稿亦鮮傳者旌梅進士百一號其古文多能自立說經史諸儒疏通證明書凡十種惜所見惟晁山集四卷也明末旌有杜州李名齊東固草堂集其師沈耕巖徵君序行之蓋秕中遺書已刻者外間流布而其鄉顧罕見未刻則盡

簡緘縢究歸於盡可惜也

唐追錄方干已下若干人皆賜第從韋莊請也而孟郊亦在焉王保定摭言謂郊已及第韋莊誤郊之成進士也吟云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詩家病其失喜而言輕然則士之不得志於有司者其情可知也已客嘗告余是中老成宿學强半潦倒名塲今數十年來後生有未聞其姓字者叩之則各舉其知對宣城如劉景威 汝鳳 陳大介 武揚 唐朕虞 益 劉緝生 堯熙 張子畏 延世 徐祖

壽蘂盦　徐程叔（肇伊）　馬雲人（文開）　沈方鄴（泌）　劉天石（錫馨）　南陵秦偉雲（漢）　章雲翼（飛）　黃汪五一（智）　黃敬若（學懿）　梁雲頎（士偉）　他邑則座客未能悉舉但此十五人者殘膏賸馥霑丐後人往往受陶鑄者以文名世（如梅勿菴師陳大介孫如齋師劉輔生方位齋師章雲翼沉滄江師徐程叔鍾端亭師劉景威）而不獲身食稽古之力絕可悲也余謂傳不傳何繫於科名第諸人有古文詞與所作詩歌編輯著述或制藝專家做一生精神於丹鉛毫楮之間倘托以傳焉幸矣善乎周司農櫟園先生之

爲其友盛此公也先生與此公在秦淮少年定交別歸大梁此公病落魄歸陵寄書言元亮非長貧賤者而自傷不永他日登堂拜母幸爲表墓後先生擁節江上起居盛母遂手書立石又與舊友梁非一書屬搜遺草大意謂文人刻苦半生既不克見其展布而雕蟲之技復與寒燀蕪草同盡可勝浩嘆又言沈君烈之死非天如諸子力爲表章後世誰復知沈承其人近阜珂月則有吳靜脟輩爲刻蓝淵集其古雅去此公遠甚而世無不以珂月

之沒爲悲者豈非所遇有幸不幸哉梁故博雅士與周盛皆至交急讐校休菴影語報先生爲作傳序刻之後施愚山先生過南陵問邑人已無知所謂盛於斯者而固藉司農顯矣愚山序何生伯一化詩稱其必傳於世與此公相輝映又生伯之司農也且夫有志問學之徒必皆有所從受余在耙十年遊好一二者儒外不概見稍聞後起之秀如梁川植于汲其弟卅一于涵王樾公之績左子弁晃劉季鷹朝瑞湯大宗廷鍾王雲章雯其弟雲標

壽劉傳巖倪瑞蔣子顒弘度黃念爾祖辰胡聘九

徵齡或工專經義或兼詩古文皆未及究所志王

子交云可第詩與梁中一齊名余惜其坎壈以歿

作詩挽之凡此數子皆未顯也噫司寇傳蠛蠓之

編中即啓青藤之秘其有待也夫

宛之言詩者推本謝李山川靈異得斯人爲之主

客後先輝映千載美談吳丞相許公二僊堂記正心

樓後宋有元暉李白祠亦此意顧宛人以詩名端自唐劉太

𥘉兄弟始劉氏師蕭頴士今太守惟傳寄業師一

首劉太眞集與王炎邵拙詩亦不多見張喬許棠晩唐十哲中人南唐人則蒯鼇舒雅大較見於前者如此流寓者固勿論也宋承五代後初猶主溫李號西崑學者靡然日入浮艷梅都官堯臣起而復還大雅至於紹興之際猶覩慶曆之風則周少隱紫芝詩初當不下宛陵集元一代詩論者以貢氏父子學士奎尚書師泰爲眉目明隆萬間宛詩正盛然王李鍾譚分道角勝梅氏若禹金鼎祚季豹守箕皆善王元美屠赤水視宛陵又別而近公安往來

此邦最久宛但守鄉先正遺法不聞外間有何擩染也

本朝施愚山温柔敦厚古風儼然繼此者余得交梅雪坪所謂朱絃疏越有遺音者矣施公集曹楝亭從公孫質存璪請校訂刻行梅集猶有待於好古者媿所見寡昧畧舉數家明宛人風雅不假外求云爾

宣之文脊梅氏世居其間科第最盛而始於宛溪先生不獨理學經濟制義亦開山手在霍林諸公

之先嘗見薛方山先生文集有浙中刻程文引蓋
宛溪定本也方山視學持衡精嚴浙人宗師之或
言大家祧鶴灘而躋方山以其有功然當時猶以
過刻調官實分宜嫉黨梲其進耳程刻自紹興時
宛溪方為守故方山引簡端畧云文以取士夫亦
觀素養而徵實用也能言者猶或至於庸違刳言
而無稽用可知已浙中自昔以多才名世邇來學
校諸生會文切理者什一習惰仍便者什九俗染
風靡轉相馳逐余叨視學政滋為此懼起衰變陋

復雅還淳竊有志焉而未逮也頃泚紹與值宛陵
梅君守郡政先化原銳志文教得試錄文若干篇
因屬以校示諸學學者試虛心觀之得此途轍亦
可以例其餘矣

字學諸書宣城梅氏字彙久行海內人知其起一
畫至十七畫立法簡明便於繙拾視玉篇篇海爲
易了此得誕生之雛也易爲文字祖其畫前者不
可名一奇一耦而天地間之數變化乎其中矣字
本起於畫孳乳相生以至無窮梅氏以數多寡與

古人之以聲音權母子非有二義特其用不同耳
神珙等韻釋氏頗精其法而儒者於通攝諸門非
有指授輙不能辯余少時在中州與友人雷爾若
悉心研究以吕氏日月燈一書印證今按梅氏反
切直音韻法二篇坦然易入古法起於數其意未
嘗不教人因數以求聲也不得其聲而徒泥其數
亦失作者本指盞禹金氏原序已微及之矣至於
訓釋則說文以下援証畧備未嘗不遺餘地以讓
後人韓慕廬先生序刻是書專以明經爲主其意

以六書之爲用靡所不該經義乃其大者與梅氏自言刋詭附蔓引以歸於雅意正相發文常豫成禹金元孫爲余言家藏增定字彙草誕生補作未及梓行不識與初本有何同異也

襄平佟賦偉青士

天下財賦仰東南而三吳最重寧國在江上賦與徽池太略相似蓋山稅輕於地地稅輕於田湖灘陂塘又輕焉故任土作貢必以田準其多寡而定其輸將今之歲額錢糧某縣凡幾萬某縣凡幾十萬有奇皆折實田數起科者秋米亦如之清丈之初原分上中下三則即禹貢則壤成賦之遺意而開荒成熟許續報陞科然自 皇朝奄有九域順治五年及康熙五年丈量鱗册既定在下者不得復有紛更矣宣城人言舊有令自請勾考逸漏補丈亦無

多而擾民特甚且如宣城田一畝僅可當南陵之八分南陵一畝僅可當鄰郡繁昌之六分當時弓有大小田即因之糧皆以畝起數又惡從而議贏縮哉惟丁差六縣不一唐之租庸調合古賦法是丁田本分爲二相沿既久或數十人額應一丁或數人至一人亦額應一丁富庶則愈易貧寡則愈難是以有流亡轉徙之患於是有議丁即歸田者合通縣之地力兼通縣之丁差則可以蘇息煢獨而殷盛之家又疑偏累惟在善因其人情土俗斯無弊也至於都分啚啚分甲啚分戶六縣所同而或田無定額數千畝爲一

甲數百畝亦爲一甲或通計縣田幾十幾萬有奇
戶歸甲甲歸啚啚歸都皆晝一其數二者雖有異
同但必使分任齊力不可有偏陂失平爲民累者
也若其徵收之際百弊叢生大都利不在官亦不
在民而專在於縣吏即以投納編銀言置櫃公庭
衆屬耳目民自封識扃鑰中吏但承値看守而已
顧乃上下其手抑勒過當小民低首屛氣任彼取
贏吏乃易重爲輕錙銖以上皆精筭更置然後投
入夫下旣壓民取多上復紿官納少此之謂中飽

又有奸民專攬代納竟肥已囊及至廹於追呼懇
民再輸而彼已巧脫矣余既與令長痛切言之十
年以來頻申約束諸君亦相與釐剔然嘗聞于端
清之爲制府也固已行之何以旋變更也且昔爲
里役正編之外條目繁多輸納失均累民良甚禁
革之後莫善於條鞭此法行諸項悉有畫一之數
按田科則卽貴顯弁豪右皆與細民平等而徵解
一歸縣令酌其中正上下相安無復向者之不均
矣蓋倡自明海忠介公爲總督時迄桐城尚書姚

端愨公文然復力請於當事而巡撫徐公國相下其法南陵應令最先方太史仲王進士際康劉光祿楷梁大令于洪黃刺史學勳王大令輔共主其事行之四十餘年劉光祿每維持其後自古有治人無治法善牧馬者去其害馬善牧民者去其害民夫土壤古今不易者也賦法則屢易然而有不易者存民情是也

皇恩軫恤蠲免數千年來未有若此之曠蕩者部臣藉所 賜復殆累萬萬餘矣吾郡民亦務自好爲愨公之善俗毋令爲之父母者有催科政拙之

歎哉

少司空澄江阮公爲臺臣時見　恩詔屢行蠲免而州縣以已完作未完多徵作少徵有蠲雖逮民而輸已在官者有司奉行未善乃特疏曰臣思錢糧雖有全書定額而輸納總憑完庫印單今各省州縣錢糧革去里長之名令花戶自行投櫃法至善也但印票只一樣二紙一存官一付民應比官吏間有借磨對稽查爲名收入花戶所納之票遂使完欠無據反得假拖欠錢糧之名復比愚民加

徵私派悉由於此臣請行用印三聯串票法一存
官一付花戸應比一付花戸自執其應比之票州
縣官收入查對至自執之票聽民輸納時卽自持
去官吏知民有據則私徵雜派之弊不禁而自止
其後或有奉　詔蠲免而先完在官者卽可持票
以抵他項應徵之課而民得霑實惠矣更請正編
之外凡一切雜稅豆米皆以此法行之如票中不
令塡數及無票付執者許告發治官吏罪於是
上命戸部議覆得　俞旨定爲例州縣雖有虧空

始不得混指民欠至有重輸之累矣公在臺建言甚多如請完亳州未婚貞女王氏千里尋夫卒得與原字李殿機者成三十年後夫婦又劾武臣縱卒辱華亭教諭憤死射圃皆關　聖朝風教而此疏尤爲愚民甦無窮之困自康熙二十八年著令至今行之永以無弊焉

兩淮鹽南北分行而淮南爲竈淮北爲池煮鹽有竈丁曬鹽有池主皆轉於商給食其分地故寧郡初食淮南綱鹽其改食鹽自明崇禎時始也寧惟

宣城北路與高淳溧水相接鹽自小河入夏溢冬涸亦不能達餘五縣皆山溪迢遠故明初額設之引鹽商家亦難於轉運遂私賣於沿江人戶自銷虛引而已商既不前民間遂食浙之私鹽致罹於法而綱鹽日壅商本虧折則寧郡所派之額鹽不得不以資其別賣民始有茹淡之苦矣自宣民叩閽別立寧鹽增引二萬增課二萬七千餘即今歲徵京庫鹽鈔銀六縣有差（民人陳士京屠羽鳳監生朱時望見志沈壽昌等分任諸人不能盡書或志體也張嗣達以此走京師道死尤後來所當知）改由采石

江入於是有灣沚鹽埠而官鹽通私鹽絕　本朝
因之裕國濟民上下攸賴故視太平額鹽貴賤頓
殊太平民販寧之私鹽以羅法者又比比也然即
寧鹽貴賤亦時為低昂諸商借歲費舊例為名不
免故高其值取贏於食鹽之家而窮民或艱於潟
鹵之求矣余每為平劑其間俾兩無病然嘗行旌
太道中見山谷小民累鹽用青箬攜諸擔頭珍貴
無比亦或私食浙鹽從徽界潛入者要皆極少不
足究詰也

宣南馬田之累近歲控牒紛然余於宣民詳詢其故　國初巡撫操江李公曰芃裁馬變價所買本以甦里役之困也小民承佃供租久矣値康熙戊子歲凶邑有流亡吏遂詭移空額散徵附近人戶於是有無田之租其佃者私賂吏以規隱蔽則又有無租之田王撫先等來控旣行宣令扶風馬君一一勾稽遂爲之處置善後至南陵馬田亦李公買也初公用價數倍問民田常稔者聽售於官民或附郭無田者自以城隅隙壤應利受直也但市

壓湫隘久之築室廬其間不無更易非昔時畎畝之舊矣亦有塗殯壅埋遂成丘墓者要之按册徵租未嘗有遺漏夫民田之有稅與官田之有租一也豈必詰其若者李公置若者非李公置致黠吏厮養動以侵占恫愒良民哉余承撫軍梁公委勘後廉得其實具以民情上達謂履畝重量恐蕩析民居或毀墳域請一切仍其便事良已問考明之馬政則受害於昔日未有如寧國者也宣南無水草孳牧之場故例得無養馬而有織造諸局草場

銀兩酌撥驛遞諸費自繁昌民私以馬寄養而南陵至責種馬七百餘匹矣知縣周詩爲奏民劉璜等叩閽免自高淳民私以草場鬻宣民而宣城分牧之累遂十室九空矣明嘉靖中宣民因高淳養馬嫁害至大閧知府及宦力爭奪官牌一人編戍九人仍代輸驛遞銀事得解始之躬覩數澤物土之宜而布之者周文襄公忱也繼之裁汰夫馬不以累民而責之官者李公也即操江日花然馬田之弊復叢生其閒語曰食魚去乙食李去核通變宜民莫先於除弊者矣歲貢絲稅賦諸漁戶以漁網用絲故也舊志載桑

絲本派自應天國朝爲江寧府牛首山山隸宣城稅遂歸焉余不解牛首距宣城三百里何以不隸江寧而遠屬於此或云明太祖問劉誠意曰金陵萬山朝拱獨牛首南顧何也對曰其子在宣城於是命宣城輸牛首桑絲稅相沿至今然理不可信乃稱官家荒唐之說獨其不賦蠶戶不派通邑必有緣起而偏累漁戶亦弊政焉

漢書地理志江南地廣火耕水耨民食魚稻寧郡六邑凡在山者種麥粟菽粱諸物以食木棉以衣

在澤者秔秫二種而已其名狀極多非老農莫識所宜也又有平原或負郭或近河壖沙漲者旌太之民有耕山爲地者高高下下望之若彈棊局然墝确欹側每苦旱雨則懸流直下宣南涇寧大都原隰什之二澤什之五山什之三就中則涇寧田多在山閒其有泉流可引者最美產也歲事務早故西成之際吾郡民腰鐮刈稻江太隣壤彌望猶青苗也聞之三吳尤晚豈其風土然耶余十年官於此率親勸農問所疾苦勞以酒老者給蒲葵扇

毋從馬上聽歌謠爲樂惟水旱不常薦臻饑饉嘗
按視諸處問民長老習知稼事者皆云寧國南高
北下受徽之休歙績溪與池之石埭青陽諸水而
本郡旌涇太多山遂合衆流而滙於宣南之支河
狹水暴漲無所分殺蕪湖當塗之民各築堤下流
前所棄地以待大水今皆占業壅塞爲利故不能
疏通以注之江乃橫决四出此大患也恒雨之後
必有恒暘民方苦水泄毋敢蓄即有陂塘障堰率
空其中以防淫潦亡何雨一失時涔蹄立涸田皆

黿圻亢嶼之極遂生蟲蜍山澤俱困職此之由余
觀諸邑惟寧國縣治東西各五里所束受杭州天
目諸山之水西受嶽水而宣之南湖東受廣德建
平之水餘皆受境内諸水而最大者莫如徽界之
水彼其西下揚子東下新安新安江自由嚴州以
次達錢塘若揚子江在西北則必自旌涇宣南始
盡婺嶽水以出蕪湖釆石池之諸水最西者自入
江其經南陵者別自城河滙境内水以達於蕪大
抵水發源於山高崖嶄石猶有所束至其地愈下

其滙愈多而漲速退遲其苦愈甚此其較然者也前人棄地委之水蓋欲廣濶平坦以讓水道使無湍悍今取之如魚鱗勢不能無曲防以爲隣病同井猶不相爲况責之外郡乎若其水利宜講不在急需涓滴時也凡邑中必有巨浸焉春夏常盈秋冬常涸民不先事爲心或貪菱菰魚蟹之饒無啟閉渟泓之辨秋冬之所謂利乃春夏之所謂害也余於築堤修壩諸役不憚跋涉又申令峻切擇人而任之如金寶圩青弋江笪岳漸稔各壩之類别有

記亦有明效矣是在郡人推而行之夫水旱天時也修救修備則人事也余以己丑冬至郡見井邑蕭條人民離散甚當戊子大水之後繼以疫癘爲惻然於心中間撫恤似微有起色而非旱則潦未嘗三年有秋豈吏之不能庇吾民故與抑天心仁愛先以小祲爲吾民示警與未幾而戊戌秋蝗蝝之變上游諸郡復被奇災至重 聖明洊警屢行詰誡噫其可忽也哉

敬應廟再祈晴疏存一

從來子有疾痛必呼父母民有災患必求神明以
神之憫恤斯民如親之保護厥子也況我尊神爲
本郡司土之神非泛泛廟食於斯者月來雨潦不
止民心皇皇某忝居官守晝夜靡寧宿壇虔禱頃
雖乍晴雨復如注非某誠之弗至卽因負愆多端
惟願一身自任其咎不忍災及於民茲用齋心待
旦率闔城吏民衝泥匍匐哀叩庭前伏求鑒寸心
之誠救蒼生之命陰霾盡散旭日高懸某當卽爲
葺神居之圮壞繪飾神像以報明賜如或求而不

應是神不能爲民䘏災捍患將見田荒民散寧獨
廟貌難以重新升血食亦將永息矣卽神亦有憂
焉謹告

城隍廟祈雨疏存一

天之生民有吏以發政令問民疾苦卽有神以捍
災患時雨晴俾民陰恃以無恐焉是神與吏厥任
均也而吏有時力不能致者則不得不哀告於神
宛郡四五月間苦雨二麥業已無收閭閻嗷嗷以
待惟庚幾秋成有望耳而復旱魃爲虐田禾焦枯

閤境皇皇莫知所措是用齋戒虔禱伏惟神威有赫顯應無方卽求數日之間大沛霖雨轉歉歲爲豐年惟神之惠倘歲凶乏祀卽神亦有不利焉謹告

敏應廟祈雨疏存一

惟神最靈有求必應今夏四五月間苦雨爲民虔禱於神荷蒙降鑒晴光普照萬衆歡騰循省獨慚實神惠愛斯民豈微誠之所能感也行將諏吉新廟宇崇俎豆以答神貺乃者彌月不雨山川如滌

瞻仰何里莫知所爲既以告城隍之神惴惴懼不得命敢復齋戒瀝懇尊神伏求大彰威赫呼吸風雷立沛甘霖以慰三農之望其爲酬報當更踴躍爭先不然蚩蚩之氓將謂神之靈應於前而忽爽於後也惟神必有以終惠之謹告

陵陽廟祈雨疏

上天之德在於好生下吏之職在於恤民憫茲宛郡夏初苦潦今復旱甚原焦野燎是用皇皇齋戒夙興徧告群廟曾不我聽繄惟尊神聲靈赫濯甸

匍告哀民命攸託葢惟神以當年救水災之靈救今日旱災固反掌易也伏願大彰顯應呼吸風雲雷師雨伯惠我蒸民俾民有秋式歌且舞何以酬恩清樽肥羜謹告

祭八蜡文郡中無八蜡廟余爲標於壇而祀之

古人爲政首重農事方社田祖歲各有祀蜡始伊耆土鼓豳籥迎虎迎貓昆蟲毋作聰茲宛民嗷嗷可哀歲兼旱澇蟲復爲災吏固不職神實何忍得無祀事尚或未盡憂心如醒靡晝靡夜爰潔粢盛

以祀八蜡八蜡有神何施不可顧將百蟲秉畀炎火嗟乎穀歟菜熟猶救毫末不然窮黎何以存活禱祈術盡惟神是望神其降鑒惠此一方

重修新稔壩記

宣城水利之在東鄉者爲壩凡十有二笪岳最大其次則新稔也蓋亦仰山河之水引入堰中使渟泓浦漵以次受之而田得灌輸焉近者瀕河潰決於是有水泉之利而棄弗能守民始以水旱爲憂矣余涖郡之明年其里人胡大成輩以狀聞且繪

圖請畫修復之法而推擇能任事者一人爲徐一就又輔以一人爲劉子恒叩之則咸曰是役也前人有成勞閱三百六十餘年矣棄之可惜蕃洪武時徐惠劉晃所創知縣事王公文質主之其捐資重建於萬曆間者則刑部尚書徐公元太也志乘碑版具詳本末今舊坪央者力難復堵請相度鑿新溝便余即按視周遭審其形勢見新稔一壩始於孫家埠訖於雙橋鎭溉田四萬八千有奇其引河水入也經高橋坊下爲總坪者一自總坪而分

則爲高坪長安坪鄭村坪施家坪者四此釃水之故道也今高坪決入河久矣鄭村坪亦有決者而長安坪決口尤巨以是水利不能溥旣又按溝渠遠近相去之迹瞭然於心乃謂其民曰得之矣長安坪者昔與鄭村坪二今可使爲一見鄭村坪有溝三曰東溝曰中溝曰西溝而中溝之下去長安坪僅八十餘丈此可鑿也遂令計步程工深廣各有率余捐銀買民胡羅二氏田若干一就亦以田助越三月渠成則鄭村坪中溝之水入長安坪長

安坪之水入棟樹坪又下分為五坪以次受之而
水利均矣溝各有橫斷斷有石閘又均其坪之高
下俾無偏壅壩有首有部部四甲十七夫名籃楗
維均夏閉冬啟以便行舟凡興作皆檄高尉錫珪
董其事自後雖大旱居民恃以無恐而尚書之績
稍以復完余嘗考明史得尚書立朝不阿權相大
節及其出撫西蜀討平酋寇擴地千里奇勳爛焉
及郎一水利而為德於鄉若此況溯自明初久遠
之澤迄今服先疇者且世食之而弗思修舊起廢

其可乎若夫順民之欲以作其勤太守責也故書
以告後之人俾有考焉

重修笪岳壩記

宣城 張仕驤

昔之言水利者若鄭白之渠尚矣大勢雖西北高東南下而瀦澤陂塘以資灌溉所在皆然必爲政者創舉修復爲一勞永逸之計使百世食其德是越間最大者蘇文忠濬葑田以還西湖之舊海忠介用饑民開白茆諸河之類是也吾宣有笪岳壩葢唐時所謂德政陂觀察使陳少游置宋里人學

諭徐光遠修築明洪武中知府事楊公觀命光遠孫宗文別開新河多築小壩以達下流水利遂溥今之稽亭嶺下俗名銅坑壩者即其地也壩凡溉四十里引寧邑界內山河一道由西涯東折而北二里許爲三河口十里許爲蘇家澗又十里許爲官坪坪制如河道開口釃水爲八派支分股引以入於田凡十萬餘畝而分壩內爲四部曰東部曰西部曰蔡村曰新溝歲各推首事一人鳩工協築此其成例也相沿既久寖以弛廢康熙己丑冬我

郡伯佟公來涖事問民疾苦煢煢旱澇是虞而山農
則專資堰水里人諸生馬彥國徐易徐成等以修
復笪岳壩請公單車往視集父老周咨水泉源委
蓄泄利病盡得之乃作而嘆曰是吾民之大命也
雖工費繁重惡可以已先是諸人具情形疾苦控
之督撫兩臺事下藩司勘核會公甫下車即親定
擘畫既斂且斷特具其原委面陳撫軍葉公九思
撫軍喜之議捐俸速其成公獨捐三百餘金召其
任事者庀材又行縣許借支常平穀二百石食諸

夫匠秋償之而委丞簿載君紹祖曹君廷瑜梁君應元先後監視收三河決水不令泄入大河去蘇家澗之淤墊乃繕官坪均其八派始於庚寅年九月竣於是年之十一月臺憲諸司莫不稱公之勤民事公不有也然吾里人僉曰微公孰貽我永利其世世無忘因謀勒石頌德且以告後來者而屬余爲之記余曩以吏事至豫省閱安陽有萬金渠者前中丞佟勤僖公拜疏開濬利博而且長復興西史遺蹟勤僖公公世父也而公初宰洛西鑿七

渠士人猶能舉萬畝千畝諸名轉相告詔以尸祀
公之澤余所吏屬陝州𤾣面相望以是頗得其詳
今公於吾郡中水利在在修舉而茲壩歷唐宋以
來垂及千祀人情惰窳或幾乎廢矣一旦決口之
圯者復固中流之閼者全疏且啓閉有時重農也
而無梗利涉涓滴與共相屬也而無病私壅計田
程工測水置楗皆出公反覆周詳若營家事當守
之以爲定法然則里人之欲勿諠於我公者其沐
浴歌咏不異豫人世食明賜可知也公方將入晉

清秋出領封疆異時爲文忠忠介之所爲利豈無大於斯者乎因書以俟之若下之分任厥役者偫工醵金宜别有錄云

青弋江築長隄記　　南陵劉楷

江上惟吾宛與歙與池皆山國而兩郡以宛爲經流水之發源於山者一出績溪一出石埭而旌而太而涇南高北下外內合派以趨於江方其薄陵谷走平陸淜湃洶湧至青弋江而甚民田廬被患從此始青弋江者志稱古宣城治長河亘其中大

於諸水故名其東隸宣地半高原通津支流又巳分殺其勢西則陵獨受之正當其衝然自青弋江以上舊多棄地水性猶疏緩至是則兩涯各倚隄障爲固水陿隘不受束必湍悍悍則爭爭則地險而水怒者先潰若柿樹澄清葛蒲諸處最其要害也康熙巳丑我使君佟公以是冬奉

天子命來涖郡事念當戊子水災後弛征發廩盡返流亡明年東作將興下教諸令長曰其各以先時修築俾民趨事旣而吾陵人因青弋江決口數

處舊防衝潰殆盡列狀以聞乃親行相度形勢周咨父老則羅拜馬首咸呼號曰東北鄉當縣田賦過半凡爲圩者七十有八命皆懸此百丈之隄也公以語余余曰信有之勢類高屋建瓴此隄一决則其下一無能禦者矣是舉兩郡諸水百折而來者以一陵爲之壑奔騰衝突盡穿腹地至於江濱而後已公太息曰害孰劇於此者乎於是程工役立期會與邑令方侯震煒詳議又檄巡檢董君律監修而任諸民之善率衆者公屢至此徒步周視

方廣高下捐俸食民爲慰勞苦而諭以有備無患且念其力罷也別有調遣以佽助之三閱月隄成由是數有秋吾鄉人以公深仁厚澤與 國初蔣李諸臺僉溥惠茲土若不載貞珉何以示後乃請記於余嘗考邑東鄙有大農陂唐元和中觀察使盧坦以寧國令范傳眞假南陵而修復之者韋司農瓘爲之記所稱驅江波六十里歲溉千頃蓋當青弋上流今其遺蹟不可彷彿讀斯記如見其闢蕪莽引綆鍤周察勢便率作興事一何爲民之勤

至此夫旱潦無常能使民去水之害與食水之利厥功一也乃若熊轓書戟不後於盧猶俯而循范氏之事公蓋自以爲守土親民不忍淵絶眞古大臣之用心矣初瀕河諸隄既各自築而内地以利害一體歲有協修久之非鼓譟滋擾則號召無應者遂交病之公一動以誠乃皆齊力僝工不抶一夫而事畢舉雖然非有繼之則成功何以無壞國家方簡循良洛岳牧穎川渤海之治聲聞於朝公之已溺已饑寧私一郡吾鄉人其無忽此成勞

庶幾永食公之明賜乎特愧余無韋司農之文表著傑跡如唐人已事而詳其地勢與水道以備當事之考核且用知公之爲政即一治水而小大之間有體要焉凡類於是皆可書也

宣邑之田凡築圩百六十二所民間每視金寶一圩占穀貴賤以其田多而圩最大故也戊子水災後屢築屢圮余親至水陽河東西相度此處苦民力罷乏木樁與宣令馬君扶九籌之水漲不時暴發急就近購木以劵抵商約八百金以上俗有萬

年椿囦龍諸名依其法用之鳩工協力决口始合大都寧郡田在西北者受諸水下流本不易支又漥窪之地近逼江潮堤外之水常高於堤內猝不可泄故其防一潰患尤甚於東南也

重修閔溪橋碑記

歲丙申夏五月宛郡大水橋梁隄壩衝決殆盡閔溪橋其一也溪在東郭外數里而近地最卑下山漲驟至卽爲巨浸又當桐汭閩浙之孔道而鄉城出入所必經橋誠不可一日無者居民某等籲請

重修余亟捐資以倡民爭踴躍樂助伐石鳩工不數月而告成并甃大路約若干里噫何吾民好義者之多而任事者之敏且力有如是也使凡任事者而皆如是也事尚有因循墮棄之慮乎哉余樂爲叙欠數語俾勒之石庶有以感發其好義樂善之心而吾宛之廢待舉墜待修者尚不一而足也其以茲橋爲嚆矢也可

敬亭禱雨在今敏應廟古祭法所謂山林谿谷之神能興雲雨者宋元嘉中有梓府君食此土以福

此民而明初封以爲敬亭山之神義如社稷以共工后稷配也謝公詩排雲接虹蓋蔽日下霓裳蓋賽於此余來爲吏每雨澤愆期步禱輙應故大修廟貌視民間私祭不經者絕不可同日語又燕豫齊魯閭皆祀八蜡而寧俗闕焉夫琴瑟擊鼓以迓田祖昆蟲毋作水歸其壑見於經義甚明自先嗇司嗇田畯以迨郵表畷坊庸貓虎農事之本民命攸關惡可無祈報也恐郡人不察余意而反瀆於淫祀則失之矣南陵民言工山有龍湫故雩則有

司必登山取是湫之水工山之神受封號者郎邑人孝子何公琦俗以六月朔日迎神百里之内士鼓葦籥在在相聞然孝子生東晉禮樂崩壞之後其論祭法尤嚴嘗上書穆帝曰唐虞之世天子五載一巡狩順時之方柴燎五嶽望祭山川徧於羣神故曰因名山升中於天所以昭告神祇饗報功德是以天厲不作而風雨寒暑以時降及三代年數雖殊而其禮不易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著在經紀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及秦漢都西京

涇渭長水雖不在祀典以近咸陽故盡得比大川之祠而正立之祠可以闕哉自永嘉之亂玆事替矣惟灊之天柱山在三畧之內舊臺選百戸吏卒以奉其職中興之際未有官守廬江郡嘗遣太史兼假四時禱賽春釋寒而冬請冰咸和迄今又復隳替計今非典之祠可謂非一考其正名則淫昏之鬼惟其糜費則百姓之蠹而山川大神更爲簡缺禮俗頹紊人神雜擾公私奔蔑漸以繁滋今宜修舊典嶽瀆之域風教所被稽古憲章大釐制度

俎豆牲牢祝嘏大辭可令禮官作式歸諸誠簡以
達明德馨香如斯而已其諸妖孽可粗依法令先
去其甚㑂邪正不黷書奏不報今見晉書禮樂志
然則凡爲神明非禮之薦其所必吐也審矣
何公事詳晉史孝友傳令其里人言多怪誕不
經余見此文古雅明肅兩晉中所少而志失載
故錄之

重修敏應廟碑記

敬亭敏應廟自六朝迄今葢千三百餘年矣按郡

志南宋元嘉時魏長史自江右載豆來宣城忽有梓木盆舟而行夜夢神告曰我錢唐梓府君也欲託祠於昭亭山既至魏度地可爲神居顧無所得財復夢神曰民間方病目舟中豆可療試之輙效於是人爭易豆數倍其値而廟以是得成南齊謝脁領宣城屢賽敬亭山廟有喜雨諸詩唐大順時觀察楊行密請封昭威侯南唐保太中進封昭威王宋景德時改封廣惠王政和時賜敏應觀額元贈忠烈顯正福佑廣惠王明洪武辛亥詔封敬亭

山之神其廟祀所由始與歷代封號洊加本末如此唐會昌時宣州刺史崔龜從有昭亭梓華君神記見志乘及他紀傳所載神靈應諸事繁不勝書郡宛之人家尸祝而戶蒸嘗世久益虔其或雨暘失候五穀不登疫癘水火時行猝至靡不侚侚哀號庭下惴惴焉恃神以無恐以故祈禱報謝歲無虛日官斯土者初至必先謁神然後視事神之赫聲濯靈固與敬亭共終古嗚呼盛哉余自己丑冬涖任祗祀惟謹歲丙申四月大水七月又大旱齋

戒徒步三禱於神荷神降鑒晴雨之祈皆如響斯應其時仰瞻神像黝黯庭宇頹圮弗寧於心謀諸司馬陳君别駕吳君宣令杜君相與新之而宣尉胥廷瑜踴躍趨事鄉耆某等役特蒞疏戶告焉輿情欣悅緡錢布粟爭先樂輸屬國學生孫譓董厥役庀材召工勤惰有稽出入有紀閱十有幾月而廟之圮者整敝者新梁棟垣墻堅以固形像金碧煥以華前堂後寢門廡神臺咸飭以備門舊東向今改南向用形家言以納水也甃石成磴道層折

以上廼異舊觀乃相率擇吉敬告落成諸父老拜手請記勒諸貞珉余告之曰廟貌旣新粢盛旣潔謂卽可以答神庥乎未也神所憑依益在德也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父老其各愼修厥德以教誨爾子弟士農工賈壹惟本業之是務毋流於匪僻毋卽於惰淫晝作夜思吾某事可以質神明某事不可以對妻子恐懼修省以致其禋祀夫然而神降之福豈惟災眚不生禍患不作抑且人壽年豐時和物阜俾父老

子弟含哺鼓腹以優游於熙皥之盛世顧不休歟蓋人謩既修神錫乃渥理之必然者也不然則是瀆而已矣諂而已矣當亦非神之所期於人者矣諸父老曰謩遂書以爲記并系之詞俾歌以侑神其詞曰

惟茲山巃嵸山之麓神所宮 其一 堂則穹寢則邃俯流泉挹遠翠 其二 神之出翔太清馭風駟引霓旌 其三 氣如虹威孔赫虎豹藏蟊賊滅 其四 巫延佇神歸來和鸞鳴閶闔開 其五 奉屬車臨廣殿

癉者惡彰者訾 其六 苾圭瓚孛百靈井雨降和風生 其七 潔粢盛薦蘭醑鼓淵淵迓神祐 其八 祭如在神所歆百禮洽千祥臻 其九 穀士女豐黍稷登皇圖永無極 其十

寧俗民閭並無蓋藏旌涇太強半仰食境外宣南則生穀之土當其大有堪號陸海寧邑環山爲封田原亦多沃壤然穀少之鄉有餘糧而穀多之鄉無宿飽何也語曰穀賤病農穀貴傷農夫貴賤何常惟人所轉將糶之於衆槖雖欲不賤不可得也

將羅之於衆取雖欲不貴不可得也且民非不知
今日出之之賤必異日入之之貴也所以不稍顧
惜者不節故也寧故山郡較省會與揚州吳郡風
氣最樸無聲樂冶遊以蕩其心無組繡雕鏤以悅
其目無水陸珍錯以適其口雞豚魚鱉之羞棗梨
榛栗之實若酒醪粔籹一切五穀之爲味皆不外
求衣大布之衣不待裘褐乃足取溫宫室塗墍多
於丹臒何爲而不節無等故也豈惟貴賤有等貧
富亦當有等今乃不量入爲出婚嫁喪祭吉凶諸

大事競相慕效肆詡舉贏爲累不細至於不急之務無名之費如滛祠雜戲歌舞之會類有游手之民爲之項領招邀煽誘連日踰夜多耗金錢鬧之里黨徵逐尤尚飲食饕餮先賓而後親此大不可也　京師三輔近地

上命爲酒醪以糜穀者有禁官司以時加察今寧之酒價獨高釀者倍衆猶時不給其他奢侈無度又可知也納稼登場夯然自得既應手散盡於是有炊爐不舉者矣余觀寧俗貧民之貴粟不如富

民而農家之貴粟又不如商賈無他富民工居積貧民輕升斗商賈悉轉運之艱農家狃食力之便故也諺有之凶年斗珠不若升穀先曾祖贈光祿大夫震宇公時我　國家新定三韓人多鬻穀輕裝不爲恒產計公獨益事耕織致充倉歲大祲死亡枕藉余先人家百口皆飽食餘及親黨賴以舉火者甚衆（詳芝麓龔公所作墓誌）則夫積貯者豈非天下之大命也哉　聖明軫恤宵旰爲勞毋有災傷蠲賑數下常平之粟多方充牣歲常截漕爲豫備

上之爲民食計者至矣爾民不自爲計何耶余來守郡適承戊子水災之後振貸起瘠不遺餘力思穀價不可過抑故聽其寖高以招商販俟江北巢湖諸鄉遠則武昌吳城之米大聚其價自然大減特爲官賣之法糴之封外糶之封內歲處置不下二千兩得稻五千餘石後遇騰踊遂請於方伯張公 聖佐 以官文書印領領藩庫銀一萬兩遴幹吏殷實者數輩且糴且糶官價視民間每一石減奇零四五分不一而權量用部頒戒吏毋得高下其

手余以誠動之吏皆感服任事務實心於民有濟是舉也張公難之曰君毋欲放散類青苗乎余對以小民無知放散則易輕無業之人徒手貸諸公歲一不登追呼無益是上無以實　國帑而下滋民擾不敢爲也今但得平糶糴敢以一官保其無他公深然之自是穀賤則稍增以糴貴則少減以糶行之數年民大便然陰食張公之賜而不知也余嘗奉檄攝宜邑事方當散賑先期核實報聞併無濫冒至臨賑之時會計受食之人與穀石數相

當又慮羸餓之民不能盡至城中因分遣屬員四散村墟輦米按籍一一授之於是災民前擔後負相望於道皆嘆曰自蒙 朝廷振廩發粟吾儕目中未見有需實惠如此者也後制府赫公命余籌賑荒事宜時康熙五十三年大祲先是移濟廣東盡發江南常平倉穀公即委員赴楚買米平糶眞所謂未雨綢繆矣至是州縣被災幸奉有
上命截留漕米五萬石貯淮安五萬石貯江寧然恐被賑之人虛冒多實惠少奉行者未必無過也

因妄畫數千言以上公頗嘉納之

余在郡多方爲民食計每除夕前五日令各坊舉貧民羸老孤煢之無依者周城內外以名籍閱乃解給錢米各如干歲豐亦然恐轉輾散發未必實心奉行遂使得至三鱣堂受之太夫人每於是日爲一加餐焉已又嘆曰民之無以卒歲者多矣恨不能遍給無如何也

沈子元琊嘗賦榆皮詩閔凶年也以其有風人之意亟錄之　沈廷璐榆皮詩維歲在亥于東南告嬰饑老羸轉溝壑少

壯紛流離或竄室中婦或棄懷中兒井屋少爨煙所啖惟糠糜糠糜莫可得口腹仰榆皮遠邇荷[illegible]筲霜刃自差差揮刄猶割取枵腹愁方疲十百動爲群爲樹無完枝朕日細砑朽煮水歲粥糜亦或作柜救彷彿同蕨其厥味不親背甘昔誰當知凶荒謀苟存詎敢長嗟咨我本空畲雀卌門何所之環顧同苦辛精爾續朝炊散步倘林數攀條淚脂乖是物誠何辜刀痕剝枯斯於人苟行濟剝膚亦奚辭以茲草木惠益念皇天慈不然此黎民寧復有子遺榆皮有盡日風雨無休時[illegible]疾森潸日終恐命如絲誰繪監門圖顏陳榆皮詩

後榆皮詩

卷葹之心拔不亥榆樹之皮亦爾爾去年割盡今又生今年重割去年痕榆兮榆兮皮幾許歲歲年年競割取競割取願蒼穹雨暘時若願歲豐不獨道殣重活歡鼓腹亦使長養敷榮到草木

凡物產各因其土宜寧郡宣南寧水泉之利多逕

旌太則山谷之烈多山出必巨材陽木恒受風日易長而理疎陰木恒積氷雪難長而理密故杉產太平深巖絕壑者尤美逕人工作紙楮樹叢生剝皮取膚杵搗成汁審水火之劑勻其撈擁熨諸埏埴既乾而落之最明潔厚重者似玉版蔵充

上用專其業者謂之槽戶四方購之近日仿澄心堂羅紋者盛行茶則宣有敬亭茶品貴而極少翠雲僧云山產不踰畮許綠雪名傳京師自施太史愚山始今惟穀雨前採以供官餘率贋質但採他

麤細菼啓製以亂眞得茶理者必能辨也亦有華陽茶民利常飲南陵格裏茶與他處絕異亦殊少寧國鴉山茶自古傳之要惟野茶樵人於雲霧中望樹而採常什不一二涇茶產石崖瘠土如梅花片製仿岕尖皆美味有色香曰閔茶者製用閔家法也雪梨木瓜宣產明初入貢久之以累民疏免土黃連太平產又時乏絕宣南五縣所無並徵輸爲病民間購川黃連道遠價重至　本朝始疏免宣城孫給事襄極論黃連解累民三害抵制撫按後郡守秦宗堯申前請巡按御史鍾有鳴題疏時

施侍讀閏章方爲刑部郎
凡踰十年乃力除其弊
旌之士人參品在上黨

參下亦不常有要之不貴難得貴利民生而已故

宜雖產柿栗其益不如薊北人歲來販者巨舫卿

尾上農夫家畝可數十石計一鄉動得數萬石亦

吾民因天任地之利也南陵西南多山藝麻倍他

邑其黄者價賤僅可結繩然用廣白者爲布供紡

績歲鬻三吳間寧邑俗好種漆皆不及薑茶之利

博而行遠也陵不產棕而舊額有採買先一歲徵

至次歲下其直於民胥吏乘以爲奸鄉諸山無銀

鑛亦無銅錫唐權萬紀奏採宣州銀太宗怒黜其官宋郭覺申免南陵工山鐵冶自明末開採之時不聞有認課以興鼓鑄者昔人有申度支帖云芬洲不生杜若應由謝朓詩誤寧民其獲免於茲也夫偶見諸生沈泌十謠與梅都官宣州雜詩相近皆自述其風土也梅詩見本集而沈乃曉出故備錄之

沈泌採茶謠

桐花吹殘楝花飄家家挈筐升山椒三五村畔自作隊競摘柔條如刈薊其說今年茶事少估人齎鏹懈不登且摘且擔須趂晴不歸箸簍盛瓷罌

種薑謠

畏寒閟置驚蟄貢是名火薑不易壞腴田種之燥濕匀松葉敷陰藉遮蓋鈞芽偷母枝柯蘇芃芃其埒紛丘園霜降柄發利無算艤簿絡繹津亭畔。薑性利高腴

而時潤以水出土輒翳以松毛謂之松陰曈曨穹培傳不潰水名曰蘁埒

割蜜謠

嵒扉磵戶群棲詑誰云小物無知覺義有君臣千步朝人不如物洶堪作出分蕭翰處區房釀花成蚕胥芬芳長至天寒倒割蜜留取一半資蜂食

割漆謠

周官漆林祠王政宜州眭州產較勝吾鄉風土頗茂淳漆栗筆蜜物宜盛股皮取汁翻蔚然割不宜數全其天唐魏儉嗇見篇什至今利用寧棄捐

斸筍謠

秋掘黃精冬斸筍負鑱深陟蒼筤樹術根迸七竹無傷擭取一園青玉影山廚燒咲味絕倫佐以茗杭尤鮮新此外何物可方駕周顒晚菘張翰蓴

捕貍謠

吾宣貢品誇二絕上者玉面次竹節額咲果實體膩肥土人張置在秋月鮮餐薰咲劇井実利用殺蒸靡脂毀穇以粵傷佐以豉不羨江瑤柱為青

雪梨謠

花開春月霏瓊雪實結秋深類萍實晴囊晉同橘柚包繡衣抗言貢品絕爽以桐箬承以筐闌宵襆被干撅防幸匪炎方荔支比飛遞不擾紅塵怴

木瓜

謠 承天作賦風人咏投報相於吾所敬渝湯漢朗疾痛除豈惟瓜德見瓜性此物兪梨東南鄉吾
家塌裡産最良因類而及辨方物奚必草木倚含詳採蘭謠裝生幽谷不鏘芳君子之德王
者香土人擷之易鹽蚨循以盆盎紱佩裳一整紛蕊謐日蕙春華秋實我所貴騷人愛迴澧兼沅依
下但珍姚與魏採桑謠東溪溪曰風物幽比戶蠶蠶春雲倖女執懿筐孩上樹晝夜飼蠶無
少休四月山村信狀劇刈麥蒔禾背婹息民政衣食二大端黎民或免饑與寒
先王荒政十二有多婚之令以廣生育也考漢高
光二紀天下初平皆許民收贖男女韓柳在官亦
皆禁民質沒奴婢　國家律例庶人不得有奴婢
但以僱工人論寧鄉當康熙四十七年水災民不

能生活者投身豪家苟延性命謂猶愈於立斃溝中耳豈與夫平時遊惰無賴棄妻鬻子斷骨肉之愛亡羞惡之心者例不足惜而使之無由自拔哉余爲郡六年計災民入豪家受直效力畧可相當特論凡四十七年以前至四十八年以後愿自鬻或父母家主鬻者不問惟此兩年凶荒所賣奴婢聽以原價取回違者坐抑良爲賤論其故短價誣告畧賣者皆行六邑屬諸令長曰君苟以誠動之可也亡何豪家利其役使不聽贖民遮道愬余余

再三須示勸諭爾有力之家何患遂少此班但彼以綏死須臾辱宗淪祀豈情也耶況爾書契多虛數今一切不問矣自收此男女來積年工作計傭應若干今又獲浮價償爾何所不利於是羣感服曰願如令向之離析者稍以復完余初發此議客有謂啓告訐者且麕大姓觖望皆不爲戢既而有言天災流行何時蔑有使富人無肯落其毫毛則以上之立法奪其所貪而失利故也今而後男女將有鬻諸市而無歸者余曰不然爲所得爲務盡

吾心而已山陰王君沛臣君子人也來寧與余熟籌之遂排衆難卒舉行爲𦵏首尾又三四年民鮮不復其故者

芥子岡義塚碑記

月令以孟春掩骼埋胔而禮有厲祀守土者主之至於今不廢𦵏爲人收者必當使衣食宮室以安其生祭祀棺槨以哀其死至不幸爲天窮之民則尤加意憫恤焉余始來宛陵以巳丑冬十二月入境問民疾苦是歲饑春夏大疫癘先是戊子夏五

月大水没田廬幾盡秋七月復如之流亡載道民相枕藉死余邺行見積骸暴露爲之惻然迺捐貲首倡與司馬郭君別駕傅君宣城令馬君買山爲義塚募民一人僧二人月給資糧四出收瘞爲籍記命五日一報閱未匝月已近百塚計其白骨無主踐牛羊而啖狐狸者尤不知有幾可嘆也夫視民如傷先儒猶且引愧特以此纍纍者其生固吾民也覆之抔土俾無雨嘯風啼精魂飄泊亦盡吾爲政者之心而已矣山在城西二里外芥子岡醫

者張沈詹三姓張大爵民山一號坐落芥子岡週圍弓口柒拾肆丈叁尺詹秋公民山一號坐落頓村冲芥子岡下首週圍弓口柒拾貳丈陸尺沈用廷民山一號坐落芥子岡週圍弓口柒拾柒丈共受價銀壹拾玖兩遣官正其四至之界

山稅親漏澤園例當弁書

記曰敝蓋不棄爲埋狗也敝帷不棄爲埋馬也古人之於物用其力則不忍食其肉況於無故殺之乎服牛以耕民食所出余故重禁屠牛近奉臬臺朱公申約束焉始治郡當戊子巳丑之後大祲大疫方蒿目焦心講求荒政聞民間盜牛其風甚熾

夫盜得一牛鬻錢無過千許失牛之家可四五金乃得買補受所竊者昏夜鼓刀以待雖蹤跡其處莫敢指實懼誣良也今但禁切得宰牛則偷兒必紛行數里或數十里牀爽追尋猶或可及一有詰奸者察其情狀立至敗露必不似肉脯無辨也遂行六邑取各甲坊市無屠牛狀還報仍屬令偵察有犯者坐此雖細務實絕盜源

鄭漢林問余在嘉興開河見古物事余曰君奚以知之曰見說鈴述異記汪師退亦言南陵城北河

中出開元錢數萬盛以大鋼初漁人垂釣忽見水
面浮深綠色作滅乍起以手探之得物盈把視之
錢也因再撈漉見錢甚多用魚籪受之滿歸傾之
室則又往或尾其後漫曰螺廻視則古錢水綠處
色尤勃[illegible]遂爭取之盡錢盡而鋼自起衆爭扼之
不相捨立碎洗視錢文則開元錢也方位齋太史
就買其碎磁因礱為硯而銘之文極古質稱其為
古物也遂傳於好事者余因言嘉興閘河事甚悉
不獨見古物為怪奇詭倣之觀於此亦可以知人

情矣初嘉興城中河水流通舟楫往來甚便久而塞其一二漸以哽噎又久之夾溪居者自爲小橋通東西樓閣如複道上設欄杆其下凹水砌石趾狹不容舠南北亦然河身日以積淤小民薪米蔬果一切食用之需非負戴不能自致趾步余聞而病之乃集官屬士大夫議濬復其舊或言便或言不便余斷以民情再三勸諭樂從者衆乃决行焉二君曰然但覩述異記所載因以想見河塞甚久而一時令下若流水沓鍤雲興羣情震動疏瀹開

通抉剔爬搔隱現物怪要不可謂之不奇也余謝不敏感往事遂并說鈴志之

說鈴述異記一則

康熙四十一年嘉興郡守佟諱賦偉因郡中城河久湮不通舟楫捐俸開河居民踴躍樂助二月十七日在嘉興西縣橋下開出銅碗二隻對合雖有縫堅不可開古色斑駁聽之中嘡嘡有聲新橋下開出船一隻深埋河底不敢掘而止金明寺范蠡湖內亦有船一隻半在城內半在城外鴛鴦湖相

傳范大夫泛湖之船也府橋下開出鋼叉二股比
常又高大中條長三尺餘光彩如新至開出他物
尤多不悉記